



捉影

冯华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4751.

编外*
神探
★第一季★

冯华
◎
著

捉鼻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 据

捉影 / 冯华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306-7592-2

I. ①捉…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7860号

捉影
ZHUOYING
冯华著

责任编辑: 马 畅

封面设计: 王超男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字数: 355千字

印张: 22.5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电话: (0316) 3605243 邮编: 0652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碎片迷踪 | 001

上篇 记忆迷思 | 043

中篇 兄弟迷局 | 089

下篇 恋人迷情 | 229

★

引
子

碎片 迷踪

社区民警马一路与江小流的相识，像是一个偶然，又像是命运。

马一路的照片和电话印在所辖社区的各个小区门口，江小流住的明月花园也有。

江小流拨打马一路的手机说有警情，问马一路能不能上门查看。马一路听到电话里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态度平静，甚至有些漠然，心里难免有点儿起疑。

马一路本来是个很热情的年轻人，当了两年社区民警，见识了太多鸡毛蒜皮、假冒伪劣的所谓警情，为此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没成绩就不提了，还屡遭所里老同志们们的嘲笑。

“你真上过警校？”所里的侦查员周到经常这么调侃马一路，“我女儿从幼儿园毕业都比你成熟老到。”

马一路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超级厉害的刑警，所以当初才选择了警官学院。

可想而知这话有多扎心。

好在马一路很善于自我疗愈，偶尔情绪低落了，一篇朋友圈的鸡汤文都能让他重新振奋。他想自己才27岁，还很年轻，只要想成熟，总会成熟起来。

成熟之路就从日常工作开始。起码得先口头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警情，而不该一听说有警情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警情？”他用尽可能成熟的语气问。

“不能。”对方回答得干脆利索。

马一路一愣：“为什么？”

“你是警察，你负责鉴定。”

马一路被噎了一下，想了一下居然觉得挺有道理。

“那你打电话是……”

“我叫江小流，住明月花园9栋604。你要是不来，我就打110了。”

江小流的话听上去像是有点儿威胁的意思，实际上她的语气还是那么平静，甚至是漠然。可这种平静和漠然，却透出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警惕。

马一路投降了。

“我十分钟后就过去找你。”马一路的语气有点儿像软语相求，“中午忙得还没吃上饭，方便面刚泡好。”

“明月花园9栋604，到了按门铃。”江小流说完挂断了电话。

马一路如他承诺的一样在十分钟内吃完了方便面，然后出发前往明月花园。

半小时后他将为这桶匆忙吃下的方便面感到后悔，因为呕吐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可接电话的时候怎么会预料到这一点，毕竟不是每个社区民警都会遇到一个江小流。

明月花园的门口，马一路在警方宣传画上龇牙笑。马一路暗自在心里对自己敬礼。没办法，对于自己的警察职业，他始终保持着这种神圣感。

马一路在楼下单元门外按了604室的门铃。他特地把脸对着摄像头，准备自我介绍一下，可江小流没给他这个机会，立刻把单元门打开了。

电梯到了6楼，马一路刚从电梯里出来，就看见604的门开着，一个人从里面闪出来，立刻又把门关上。

之前马一路根据电话里的声音在脑海里简单勾勒了一下江小流的容貌，以为会是个御姐，没想到完全不是。

江小流一米七的个头，很瘦，不知道有没有100斤。穿一身灰色暗格薄棉家居服，皮肤苍白，连嘴唇都没什么血色。整张脸上最醒目的，是那双漆黑的眼睛，即使在光线不那么充足的楼道，也会被那双眼睛的光亮灼伤。

此外，她身上有种稚嫩的气质，看上去还不足20岁。

马一路迟疑了一下，“请问你是不是……”

“我是江小流。”简明扼要的风格，和电话里一样。

“流水的流还是……”

“对。”

“我是咱们社区的分管民警马……”

马一路打算按常规做个自我介绍，却被江小流打断了。

“我给你打的电话，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给我打了电话不错，可刚才我一按门铃你就开门了，问都没问一句。”

马一路试图解释，“万一按门铃的不是我呢？”

江小流冷淡地说：“门铃上有摄像头，我看见你才开门的。”

马一路讪笑：“咱们又没见过……”

“放心，”江小流面无表情，“你和门神广告上长得一样。”

“门神广告？”

“小区门口的告示栏。”

“哦……”应该指的是社区安全宣传招贴。

马一路犹豫着该不该拿自己的照片开个玩笑，平时对付社区的大妈们很有效果，可以加深印象，缓和气氛。

江小流没给他这个机会，“还有什么问题？”

“看照片也会认错人的。”

“我不会。”江小流的回答轻松而坚决，有种“这就是标准答案”的意思。

马一路被噎住了。

一只苍蝇从他面前嗡嗡地飞过，马一路赶紧挥手驱赶，以此掩饰自己被噎住的尴尬。

江小流的目光紧紧追随那只苍蝇，看了一会儿，又转脸看着马一路，似乎在等他发言。

马一路没明白江小流的意思，愣愣地想，下面该怎么继续和这个怪女孩儿对话。

江小流开口了：“你没看见苍蝇？”

“看见了。”马一路诚实地回答。

“不想说点儿什么？”

马一路想了想，说：“好大一只。”

江小流看马一路很认真的样子，又想了想，“算了，我还是打110吧。”

说完江小流转身拉开自己家的房门，准备进去，这下马一路有点儿急了，

伸手拉了江小流一把。

“我就是警察，我都来了还打 110？”马一路真不明白为什么。

江小流回头看着马一路，用不带任何主观羞辱的语气羞辱了马一路：“一点儿警察的气质都没有，我觉得你处理不了这事儿。”

马一路的脸红了。一着急就脸红，也是他被所里老同志们笑话的原因之一。

“就因为一只苍蝇，就下结论说我没有警察气质？”马一路受不了这种羞辱，尤其来自于这样一个看上去还不足 20 岁的陌生女孩儿，“小妹妹，你也太武断了。”

江小流慢条斯理地说：“第一，我不是你妹妹；第二，我不小，我已经满 22 岁零 30 天外加一小时二十八分了；第三，不是一只苍蝇……但这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

“重点是……”江小流说了一半，又看了一眼马一路，改了主意，“好吧，你跟我上楼。”

马一路本来还想问为什么要跟江小流上楼，却看见江小流已经转身走向步行楼梯，只得把那句为什么咽了回去，跟着江小流上楼，一面又回头张望江小流家的房门，门虚掩着，没锁。

“你家还有人吗？”马一路好心地提醒，“要不要把门锁上？”

前面的江小流头也不回地说：“问题真多，就是问不到点子上。”

马一路刚恢复常色的脸又红成了猪肝。江小流这句信手拈来的评价，简直像复制了派出所所长彭大勇对马一路的总结。

马一路是彭大勇亲自从警官学院挑到所里来的，起初是为了补充所里的刑侦力量。几年之后，原本信心满满的彭大勇泄气了，对马一路做出如上结论后，马一路的刑侦梦破碎，从此锁定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

这一走神，马一路差点儿撞到江小流。江小流已经停下脚步，站在 704 门外的电箱前。

“你看。”江小流语气闲闲地说。

马一路看看电箱，又看着江小流。

“再给点儿提示？”

江小流盯着马一路看了两秒钟。

“别看我，看 704 的电表。”

马一路面红耳赤，转向电表。又一只苍蝇嗡嗡地飞过，马一路没顾上去赶，凑近电表看，电表上的红色指针正好转过一圈。马一路盯着电表，暗自盘算江小流到底希望他看到什么，发现红色指针又转过一圈。那只苍蝇（也可能是另外一只）在空中盘旋片刻后，居然大大方方地落在马一路的脸上。马一路伸手把苍蝇赶开的同时，眼睛盯着电表，忽然明白了刚才江小流为什么说那只苍蝇不是重点。

重点是：今天是 3 月 2 日。

今年的农历新年比较晚，2 月中旬的年，进入 3 月还没结束。说来也巧，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除了节令晚，这个冬天还格外冷。1 月里接连下了两场大雪，最低零下十度的气温，在宁江这样的长江沿线城市算是少有的寒冬了。为此宁江全城动员扫雪，路边的雪堆看上去简直像在东北。2 月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又遭遇了好几次北下的冷空气，一直到春节长假结束，某些背阴处的积雪还没化完。

马一路穿过明月小区来找江小流时，看见小区里向阳的花园里，两棵早梅已经开放，一棵朱砂梅红里透紫，一棵小绿萼碧中翻粉。而几米外背阴处的一棵蜡梅却也黄灿灿开得正旺。马一路心里还感慨了两句大自然的丰富和包容。可再丰富再包容，在这个还有些冷风嗖嗖的天气，在这样一个高档小区的干净楼洞里，那些飞来飞去的苍蝇，确实显得有些奇怪。

“这个天怎么会有苍蝇？”马一路刚提出问题，看着电表上一圈又一圈从他眼前掠过的红色指针，忽然灵机一动，“电表跑这么快，家里开空调了吧？”

“704 从来不用空调。”江小流难得这次没怼马一路，“不光空调，连冰箱都不用。从搬进来到上个月，每个月电表不会超过 20 度，也就是说每天平均不到一度。可从我昨天上楼看过电表到现在为止，电表已经跑了 21.375 度了。”

江小流看一眼电表的读数，又补充道：“现在是 21.376 度。”

马一路站在那儿认真思索了一会儿，努力消化江小流所说的内容。

“所以你给我打电话，”马一路试探地问，“是想投诉 704 的电表坏了？”

江小流盯着马一路看，马一路又一次产生被高强度探照灯灼烧的感觉。他

想江小流一定是对他的问题不太满意，虽然从江小流的表情中，也看不出她有什么明显的情绪。

一只苍蝇又试图在马一路头顶降落，马一路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你怀疑苍蝇是从704飞出来的！你想投诉704影响楼洞环境卫生……不对，你认为704家有问题！”

“什么问题？”

“能不能听听你的想法？”

江小流看了马一路一眼，没说话，转身往楼下走。

“你去哪儿？”马一路不得不问。

“等我一下。”

这也算是回答？

马一路悻悻地看着江小流下楼去了。从见到江小流开始，马一路就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被动的境地，让他来他就来，让他上楼就上楼，让他等着就等着。在两人的每一次对答中，马一路的智力显而易见地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一名警察，是可忍，孰不可忍！

马一路下了决心，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中，他都要尽量表现得成熟、冷静、淡定——最好能比江小流更淡定。刚想到江小流的淡定，江小流已经沿着步行楼梯上来，回到马一路面前，手里多了一把钥匙。

“谁的钥匙？”

江小流没回答，直接把钥匙插进了704家的门锁。

“你怎么有704的钥匙？”马一路有点儿发懵，“这合适吗？”

钥匙咔嗒、咔嗒地转了两圈，锁开了。

“2014年6月704家搬进来的。6月17日他们把备用钥匙交给我保管。我从来没用过，所以才打电话请你来做个见证。”

“见证什么？”

“704的老太太有三个儿子，老大在美国，老二在澳大利亚，老三在北京，只有老太太和一个住家保姆住这儿。老太太坐轮椅，平时不出门，但每周三和每周五上午必定出去一趟。周三早上八点出门，去医院开药，她有糖尿病和高

血压，药一天都不能停。周五早上七点一刻出门，去旁边巷子里一家汤包店吃汤包，这么多年风雨无阻，唯一的例外就是过年汤包店不开门。这周三和周五她都没出门，而且从周二晚上开始，我在家就没听说过轮椅的响动。我上来敲过两次门，也没人回应。”

江小流一口气说完，马一路终于有点儿明白江小流的思路了。

“所以你怀疑老太太……病倒了？”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是说……咱们直接进去？”

“主人给我的钥匙，你又是社区民警，不直接进去难道要砸门翻窗户？”

“说得也对。”

“到底进不进？”

马一路迟疑了一下，“我今天没带执法记录仪……”

“没关系，”江小流说，“我就是记录仪。”

几天后马一路才真正明白江小流这话里的意思。

的确，马一路和江小流的相识，看上去是一种偶然，其实……是命运。

2

彭大勇走进房间，普克还是和从前一样正在画画。

画的也仍然是达利的那幅《记忆的永恒》，俗称的“大软表”。也和从前很多次一样，画面刚完成了上方的天空、海洋以及远处的悬崖，中景处悬挂变形软表的树枝刚起了个头。

彭大勇一般都是周末来看普克，今天才周五。但接下来的两天他要在所里值班，所以利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过来一趟。

之前彭大勇偶尔来晚的时候，不仅能看到树枝上悬挂的软表，还能有幸看见画面正中那个躺着的怪物。最晚的一次，普克已经开始画怪物脸部那排长而细密的睫毛了。

然后一切周而复始。

只要夜晚到来，普克上床睡觉，这一天的记忆又将在睡梦中清零。第二天

醒来，普克会忘记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乐观地看，普克的每一天都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新鲜。

但在彭大勇眼里，就没有那么清新了。对他而言，这绝对是个悲剧。

而且悲剧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那年普克刚满30，现在他已经42岁了。42岁是普克目前的生理年龄，但心理上，普克仍停留在12年前的30岁。准确地说，停留在普克三十岁那年的夏天，一个星期六的傍晚。

那个傍晚彭大勇和普克加班审完一个嫌疑人，彭大勇请单身的普克去家里吃便饭，被普克谢绝了。普克说有一个朋友要出国，他答应了要去朋友家参加饯行派对。

正是在那个派对上，普克认识了米朵。那时候米朵刚从医院辞职，而普克改行当上刑警不久，他们都对对方感到好奇。后来他们恋爱，再后来他们结了婚。他们之前各自经历了很多，认识之后又一起经历了很多。

但他们并没有像童话里的那句结束语一样，“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现在普克独自坐在窗前，背对着彭大勇画画。每次彭大勇看见这一幕，都免不了幻想普克转回头时，停滞的时间会重新开始流动，普克的记忆会重回他的脑海。

彭大勇故意清清嗓子，发出点儿声音。这是他坚持多年的测试，既可以测试普克的记忆是否继续倒退，也可以测试事情是否向好的方面发展。

普克听到声音，回头看了一眼，没停下手中的画笔，只对彭大勇笑了笑，“大勇来了。稍等一下，我把这笔画完。”

测试的第一个结果：普克还认识彭大勇，至少说明他的记忆没有继续倒退。

彭大勇走到普克身后，看普克画画，继续他的测试。

“你不好好上班，躲这儿画什么破画？”

普克耐心地解释：“不是破画，这是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作《记忆的永恒》，再说我也不用上班。”

“为什么不用上班？”彭大勇故意诱导普克，“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六。”

“不对，今天星期五，正好是元宵节。”

“你肯定记错了，再好好想想。”

普克终于放下他手中的笔，站起来，转身面对彭大勇。

“其实本来我觉得今天是星期六，天很热，昨天咱们说好今天要加班审嫌疑人，晚上我还要参加一个朋友的派对。可一早起来，我发现自己在这个叫作精神康复中心的地方，窗外的树叶还没发芽。有个自称医生的人跟我说我病了，而且病了很多年，现在只能留在这里接受康复治疗。我当然不信，和他争辩，他摆出很多证据说服了我。所以我知道虽然我曾经是个刑警，但现在并不是我所认为的2006年，而是2018年。我不用去局里上班，今晚也不用去参加朋友的派对。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听从医生的安排，服从管理，接受治疗。”

彭大勇听普克心平气和地说完，沉默了一会儿说：“纠正一下，你现在还是个刑警，只是暂时不用上班。”

普克笑了，“这话你是不是每次来都得重说一遍？”

彭大勇也笑了，“差不多吧。”

“我一点都不记得。”

“所以还得继续……休养。”

“你现在还干刑警吗？”

“转岗了。本人现在是光明路派出所所长，比你记忆中出息了，手下管着二十几个民警、好几十个协警。”

“可你说过你这辈子就喜欢当刑警。”

“我靠！”彭大勇脱口而出，“还不是因为你小子扔下我跑这儿疗养来了！”

说完彭大勇就后悔了，不过只后悔了一秒钟。他知道，即使这句话里藏着不负责任的抱怨，明天普克也会忘记。

普克正要说话，彭大勇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来电，上面是马一路的名字。

彭大勇对普克解释：“马一路的电话，我接一下。”

“听你的语气，我认识？”

“所里一个小年轻，我跟你提过几次，做梦都想干刑侦，就是脑子不太灵光。人是好人，我给弄去当片警了，应付婆婆妈妈正合适！”

说着，彭大勇接通了马一路的电话：“喂，马一路……”

电话里传来马一路明显带着哭腔的声音。

“彭、彭、彭、彭、彭……”除了一连串的“彭”，一个别的字都没有。

彭大勇一下子来火了，“彭你个头！你小子平时不结巴呀！还他妈哭哭啼啼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彭大勇拿着手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旁边的普克侧耳倾听，“听上去吐了，可能有情况。”

普克的提醒让彭大勇清醒了。他克制自己，尽量使语气缓和。

“小马，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电话里又是一阵呕吐声，此起彼伏，激烈程度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普克凑近彭大勇，仔细辨识手机里的声音。

“两个人，还有一个女性，比较年轻，也在呕吐。”

彭大勇拿着手机不得不提高音量，大声问：“马一路，你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要不要叫救护车？”

马一路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彭所，太、太可怕了……”

一句话没说完，马一路又哇哇地吐起来。彭大勇听到马一路哭，一方面知道马一路的安全没问题，另一方面又对他的软弱感到恼火。

“马一路，你给我听着，不管碰到啥事儿，你是个警察，你都给我保持冷静，就你这怂样，你还想……”

手机里的嘈杂声打断了彭大勇，接着一个年轻的女声接替了马一路的哭声。她的语气很平静，只是像被捂住了鼻子，听起来有点儿颤颤的。

“马警官是我叫来的。我叫江小流，住在明月花园9栋604。现在我和马警官在9栋704我的楼上邻居家，704的老太太死了。马警官有点儿控制不住，现在我应该打110还是等你们派别人来处理？”

彭大勇看一眼身边的普克，把手机切换成外放模式。

“除了你和马警官，现场还有别人吗？”

“还有老太太的尸体。”

“你们没动尸体吧？”

“想动也动不了。”

“现场任何东西都别碰！”

“除了大门和主卧的门把手，什么都没碰。”

彭大勇想想还有些不放心，“再确认一下，老太太确实死了？”

“死得不能再死了。”

“马一路在哪儿？”

“我让他到楼道去吐了。”江小流听上去很老练，“我看过CSI，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犯罪现场。”

彭大勇看看普克。

普克低声问：“我能不能问一句？”

彭大勇赶紧把手机送到普克嘴边，“尽管问。”

普克对着手机提问：“一个老太太死在自己家里，你为什么会认为那里是犯罪现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彭大勇和普克都以为接下来对方会有某种情绪的爆发。

但是并没有。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头割下来，然后再把胳膊塞进绞肉机里绞碎。反过来的可能性也不大。”江小流在电话那头心平气和地说，“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3

其实事情本来可以处理得更漂亮些。事后马一路无数次这样想。

对于一个从小梦想成为神探，一心想当刑警的社区民警来说，遇到江小流，遇到明月花园9栋704室这样的惨案，难道不是一个天赐的契机？

2018年3月2日下午两点十分左右，马一路打开明月花园9栋704的房门时，曾感受到这个天赐良机的存在。那是一种对刑事案件的强烈预感。虽然后来所里的侦查员周到嘲笑说，马一路所谓的预感，只是他的鼻子履行了正常的身体职能，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经过一家正在营业的餐馆，闻到了宫保鸡丁的香味，因此断定厨房里正在炒菜。这绝非天赋，只是一种普通人的基本常识。

不过说到底，周到对于辖区内这起从天而降的凶杀案没让他这个老刑侦逮

着，却落到马一路头上，还是毫不掩饰他的羡慕、嫉妒、恨。

“这小子真是交了狗屎运！”周到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这样说。

“别忘了，他可踩了一脚的蛆！”有人提醒说。

“不就是蛆嘛！”周到愤愤地说，“我他妈还踩过更恶心的玩意儿呢。”

每次听周到发表这种言论，马一路都只是笑笑，然后转身走开，一句反驳都没有。

大家都夸马一路虽然年轻，但心胸广阔，不和老同志较真儿。只有马一路自己知道，那天离开704之后，那些白色半透明的软体蠕虫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噩梦，哪怕念头闪过，也能害他立刻产生呕吐的冲动。

还有那种气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味呢？

不管有多不情愿，马一路的记忆总是不断重返那一天。

马一路一打开704的房门，立刻就闻到了那种气味。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味道，有点儿腥，有点儿臭，却又有一丝丝甜。马一路走进门，站在玄关处使劲儿闻了两下。

“这什么味儿？”他回头看看还在门口没进来的江小流，又使劲儿闻了闻，“你闻到没？”

江小流探头往里张望了一眼，皱了皱眉。

“当然。”

“你觉得是什么味儿？”马一路又深吸一口气，隐隐有点儿恶心。

江小流伸手捂住鼻子，“像初中化学实验课上甲烷的味道……还有高中化学实验课上硫化氢的味道。”

马一路又深吸一口气，咂咂嘴，“我觉得是臭鸡蛋味儿，臭脚丫味儿，还有点儿咸鱼味儿。”

江小流看了一眼马一路，“刚吃过方便面的人，这样联想真的好吗？”

不说还好，马一路忽然觉得方便面的味道直往上涌。

“想起来了，也有氨气的味道。”江小流仍然捂着鼻子，补充道。

马一路想吐，但他忍住了，回头看看门口的江小流。